

Заметки

(俄) 叶·伊·扎米亚金 著

顾亚铃 译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iatин

我们

Мы

反乌托邦
Dystopia
小说系列

插
图
33
33
33
33
33

焚书年代的文学奇品 反乌托邦文学开山之作
直接影响《动物庄园》《1984》

王小波、村上春树致敬推荐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我们

Мы

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俄) 叶·伊·扎米亚金 著
顾亚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俄)扎米亚金著;顾亚铃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399-6056-2

I. ①我… II. ①扎…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
现代 IV.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5952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
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
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名家经典·小说

书 名 我们

作 者	(俄)扎米亚金
译 者	顾亚铃
责任编辑	刘 佳 王一冰
监 制	张应娜
特约策划	薛 婷
特约编辑	丛龙艳
版权支持	文赛峰
版式设计	李 洁
封面设计	吕彦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6056-2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记事一	提要
001	公告。最英明的线。史诗。
记事二	提要
004	芭蕾舞。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X。
记事三	提要
010	男式上装。大墙。时间表。
记事四	提要
016	有晴雨计的野蛮人。羊角风。假如。
记事五	提要
021	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又有益的功能。
记事六	提要
024	意外事件。该死的“明白”。24小时。
记事七	提要
033	一根眼睫毛。泰勒。天仙子 and 铃兰。
记事八	提要
039	无理根。R-13。三角形。
记事九	提要
045	大祭。抑扬格和扬抑格。铁手。
记事十	提要
051	信。音响振动膜片。毛茸茸的我。

- 记事十一 | 提要
060 | ……不，我不能。就不写提要吧。
- 记事十二 | 提要
066 | 对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 记事十三 | 提要
071 | 雾。你。荒唐透顶的事。
- 记事十四 | 提要
077 | “我的”。不准许。冰冷的地板。
- 记事十五 | 提要
080 | 气钟罩。明净如镜的海面。我命该永远心急如焚。
- 记事十六 | 提要
086 | 黄颜色。一个二维影子。不可救药的灵魂。
- 记事十七 | 提要
094 | 透过大墙玻璃。我死了。长廊。
- 记事十八 | 提要
101 | 逻辑的迷宫。伤口和膏药。从此洗手不干。
- 记事十九 | 提要
108 | 第三级数的无限小。蹇额的人。越过拦墙。
- 记事二十 | 提要
114 | 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岩石。

记事二十一	提要
119	作者的责任。坚冰将溶化。好事多磨的爱情。
记事二十二	提要
126	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完善之中。我是个细菌。
记事二十三	提要
130	鲜花。晶体的溶化。只要。
记事二十四	提要
135	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记事二十五	提要
140	自天而降。历史上最大的灾祸。已知的到此结束。
记事二十六	提要
148	世界是存在的。斑疹。41℃体温。
记事二十七	提要
152	不能没有提要。
记事二十八	提要
159	她俩。痛与力。人体中不透明的部位。
记事二十九	提要
168	脸上的线条。萌芽。反常的压缩。
记事三十	提要
173	最后的数。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吗？

记事三十一	提要
177	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记事三十二	提要
187	我不相信。拖拉机。小小的身影。
记事三十三	提要
194	(这篇是无提要的急就章。最后的。)
记事三十四	提要
196	获释的奴隶。阳光明媚的夜。无线电瓦尔基里女神
记事三十五	提要
206	被藎住了。胡萝卜。杀人。
记事三十六	提要
213	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记事三十七	提要
217	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记事三十八	提要
222	我不知道怎么写提要。也许整个提要可以一言蔽之：被扔掉的香烟。
记事三十九	提要
225	结局。
记事四十	提要
231	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记事一

提要

公告。最光明的线。史诗。

这里，我仅将登载在今天《国家报》上的公告逐字抄录如下：

120天后，“一统”号^①宇宙飞船即将竣工。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第一艘“一统”号飞船即将飞入太空。1000年前，你们英雄的祖先征服了全球，建立了大一统王国。现在，你们面临更为光荣的任务：你们的玻璃电动飞船，将喷射着火焰，腾空飞入宇宙空间。它将对宇宙的无穷方程式求得积分，大一统。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置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但是，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先使用文字语言。

① 原文“Интеграл”，原义为“积分”，转义为“一统”“整体”，故可译为“积分”号宇宙飞船或“一统”号宇宙飞船，表示对星球进行一统化、整体化的征服。

在此，仅以大恩主的名义向大一统王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

凡有能力者，均有义务撰写专题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和其他形式的作品，对美好而伟大的大一统王国进行论述和歌颂。

这些作品，将由“一统”号首批载入宇宙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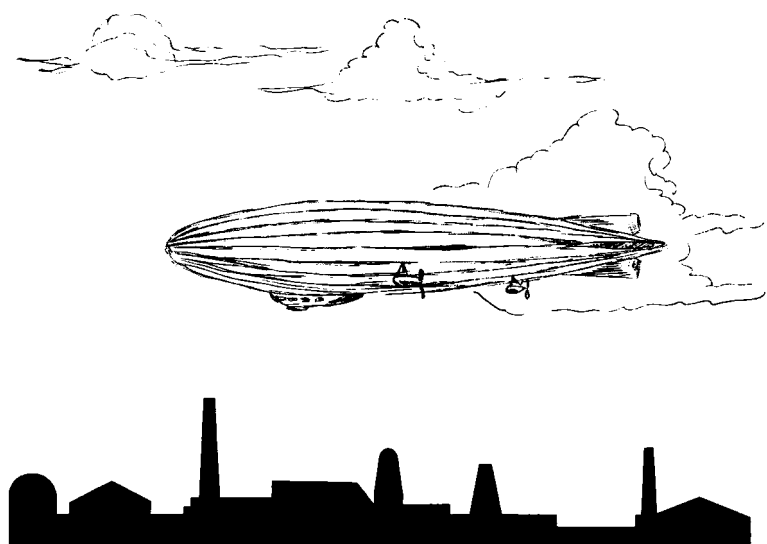
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

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式求得积分，实现大一统。是的，我们应该将不文明的曲线，按正切渐近线纠正过来，因为大一统王国的线是直线。而最英明的线就是伟大、完美、准确、英明的直线。

我是号码Ⅱ-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只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数学家。我的这支写惯了数字的秃笔，创作不出悦耳而富于韵律的乐章。我只能将我的见闻实录下来，将我的思想，确切些说，将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的确是我们。好吧，就让我这部记事录也以《我们》来命名吧）。它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大一统王国数学般完美的生活所派生的一个导数。既然如此，它自然是一部史诗，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必将是一部史诗，对此我坚信不移。

在写这篇记事时，我兴奋得两颊飞红。也许，这就像一个女人初次感觉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胎动。这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将以我的精力、我的心血月复一月地滋养它，孕育它。然后，忍痛把它从躯体上撕扯下来，敬献给大一统王国。

我已准备这样去做，就像所有的号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号码）一样。我准备就绪。



记事二

提要

芭蕾舞。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X。

春天。从绿色大墙外面我们看不到的野地里，春风送来了甜蜜的黄色花粉。这甜蜜的花粉使人嘴唇发干，让你不停地想用舌头去舔它。看来，路上任何一个女性的嘴唇都是甜蜜的（当然，男性也不例外）。这多少有些妨碍我的逻辑思考。

但是，看天空！一片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古代人的鉴赏力真不可理喻。那种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团团雾气，多么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他们的诗人竟能从中获得灵感）。我只爱今天这样经过消毒的、完美无瑕的天空。如果我说我们只爱这样的天空，我相信绝没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用最坚固的、永世长存的玻璃烧铸成的，就像那道绿色大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一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它们至今无人知晓的令人惊叹的方程式，你可以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见到它们。

就以下述事件为例吧。今天早上，我在“一统”号飞车站工作。

突然我发现眼前的机床十分清楚：车床的调速飞球不停地旋转着，一个个闭着眼睛忘我地转呀转；亮闪闪的曲柄扭来扭去地转着圈；平衡器神气活现地晃动着肩膀；钻头在无声的音乐伴奏下一升一降。在浅蓝色太阳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机械芭蕾舞”的全部美。

接下来必然会问，何谓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回答：因为这是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全部的深刻意义正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在于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在最富灵感的时候曾沉浸于舞蹈中（例如，在神秘的宗教仪式和检阅仪式上），这只说明，自古以来人类就具有非自由的自然属性，而今天我们只是有意识地……

今天的记事来不及写完，只好以后再补写了，因为显示机咔嚓响了。我抬眼一看，显示机上闪现着O-90——当然是她啰。再过半分钟，她就会来这儿，和我出去散步。

可爱的O-90！我总觉得她长得像她的名字O。她的身高比母性标准矮10厘米，所以整个形体都显得圆滚滚的。她的嘴形也是一个粉红色的O，总是张大着聆听我的每一句话。此外，她手腕上还长着一圈胖乎乎的肉褶，就像孩子的手一样。

她进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逻辑飞轮还在嗡嗡地旋转，由于惯性作用，我只能和她谈谈我刚才思考出的结果，其中也谈到了我们（今人和古人）的机器和舞蹈。

“妙极了，您说呢？”我问道。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O-90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你瞧，春天！她说的是春天。女人家嘛……我不再往下说了。

下面大街上熙熙攘攘，因为碰到这样的好天气，我们都将午饭后一小时的个人时间用来散步。像往常一样，这时音乐机器的铜管齐鸣，吹奏着《大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个身着浅蓝色制服^①的号码，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如沐春风，有节奏地在街上走。每个男号码和女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金色的号码牌。而我——我们，四人一排是这巨大洪流中的一股波浪。我左边是O-90（这篇记事，如果由1000年前我们汗毛浓密的某位祖先来执笔，他大概会可笑地称她为“我的”）；我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可爱，每个号码牌上映着一个小小的太阳，还有一张思想纯正、毫无邪念的面孔。不知你是否能明白……这里的光芒仿佛来自一种统一的、透亮的、含笑物质。而随着铿锵的节拍声“特啦——嗒——嗒姆，特啦——嗒——嗒姆”，我们迈着统一的步伐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越走越远，直朝向九重蓝天……

这时，又像早上在飞车站时那样，我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周围的一切：一条条街道非常笔直，玻璃路面铮亮，房子都是绝妙的透明平行六面体居室，还有那四方形的和谐的灰蓝色队列。我觉得，好像不是以前几代人，而是我战胜了古代的神灵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一座高塔，不敢挪动自己的胳膊，否则房墙、屋顶、机器都会坍塌……

转眼间，我的思绪回溯了好几个世纪，从正号跳到负号。显然，由于对比，我联想到了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油画：画面上是20世纪先祖们的一条大街，街上乱糟糟的，到处是人群、车轮、牲畜、广告、树木、禽鸟……五颜六色，颜色繁杂得使人发昏。可是，听说过去确

① 可能源自古代的“Uniform”。——原注

曾如此。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立刻，右边像回声似的也响起了笑声。我扭过头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和两排洁白的牙齿，非常洁白的利齿。

“对不起，”她说，“您刚才打量四周的眼神充满了激情，就像神话中创世第七天的上帝。我想，您一定以为连我也是由您创造的吧。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话的时候毫无笑意，倒不妨说，还带着某些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但是我很纳闷，为什么在她眉头和眼睛里总有一种奇特的、撩拨人的未知数X，我怎么也捉摸不透，不知怎样用数字来表示。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发窘。我按逻辑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笑，可是话说得多少有些颠三倒四。我还说什么，显而易见，今天和20世纪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多么洁白的牙齿！）鸿沟上可以架上桥梁嘛！您设想一下。譬如，乐鼓、军队、队列，您想想，这些过去也曾有过，因此……”

“说得对，这明白无疑！”我大声说。

这是惊人的思想上的一致。她说的几乎与我散步前在记事中所写的一样。请注意，甚至思想也相同。这是因为，谁也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彼此何等相似……

她说：“您很肯定吗？”

我看见了她那两道在太阳穴旁挑起的尖尖的眉梢（就像符号X上端的两个犄角）。我不知怎的又慌了神，看了看右边，又看了看左边……

我右边的她，苗条，曲线毕露，身材挺拔、柔韧，就像一条马鞭。她的号码是I-330（现在我看清了她的号码）。左边是O-90，完

全是另一副模样，身上一切都是圆的，手腕上还有一圈肉褶，像娃娃手上的。我们这排最靠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身体像条双曲线，就像字母S。我们四个人各不相同……

右边的I-330，看来已经觉察到我一脸茫然，叹了口气说：“唉……”

说实在的，这声叹气叹得正是时候。但是，她脸上或声音里，又透露出令人费解的东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没什么可以‘唉’的。科学在发展，如果现在不行，那么再过50年、100年……这是很显而易见的——”

“连大家的鼻子——”

“对，包括鼻子，”我几乎喊着，“如果有差别，就有产生妒嫉心的基础……既然我的是蒜头鼻子，而别人……”

“可您的鼻子倒可以说是古希腊式的呢，古时候的人都这么说。可是您的手……别抽回去，请您伸出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我最不愿意别人看我的手——手上满是汗毛，这是不成体统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尽可能无所谓地说：“像猴子的手呢。”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我的脸，说：“这可真是最最稀奇古怪的和弦了。”

她的眼睛打量着我，仿佛在掂量我的分量，眉梢又显出了X上面的两个角。

“他已登记了我。”O-90喜滋滋地张着粉红色的嘴说。

她还不如少说两句。总而言之，这个可爱的O-90……怎么说呢……她对语言速度的计算不准确。语言的秒速总是应该小于思想的秒速，而绝不是相反。

在大街尽头的蓄电塔上，钟洪亮地敲了17下。个人时间结束了。I-330和S形体的男性号码一起走了。他的脸令人肃然起敬。现在我发

现这张脸很熟悉。在哪儿见到过呢？可就是想不起来。

分手的时候，I-330又高深莫测地对我微微笑了笑，说：“后天有时间请来112号讲演厅。”

我耸了耸肩，说：“如果正好是通知我去您所说的那个讲演厅的话……”

真让人奇怪，她回答得十分有把握：“您会收到通知单的。”

这个女人令我反感和不快，仿佛她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很乐意能和可爱的O-90留下来单独待一会儿，尽管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挽着她的手走过了四条街。到了街口，现在她该向右拐，我——向左拐。

“我多么想今天去您那里，放下窗帘……今天就去，现在马上去……”O-90怯生生地抬起蓝莹莹的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可是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刚来过。她比我更清楚，我们的下一个性生活日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思想超前”的表现，就像给发动机超前点火一样，有时是有害的。

我俩道别时，我两次……不，应该精确，我三次吻了她美丽、湛蓝、没有一丝云翳的眼睛。